

【短史记】

唐诗『酒』烈
宋词『茶』浓

□赵柒斤

茶与酒，自古就是中国人喜欢的饮品。纵观我国古代文学，处处散发着浓浓的酒香和幽幽的茶香。尤其是唐诗和宋词，更是与酒与茶相辅相成、水乳交融，并由此诞生了博大精深的中国诗词文化。

唐代人之于酒，充满激昂慷慨、洒脱奔放的胸襟与浪漫的情怀，流传至今的《全唐诗》900卷中，诗歌达43000余首，而与酒有关的诗歌高达6000余首。

中国文学史上，唐朝被誉为巅峰之一，民族大融合为文化交融和繁荣奠定了基础，而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发达，文化的开放自由，造就了唐人旷达乐观、潇洒恢弘的气质，再加上游宴、烧尾宴、曲江宴、杏园宴等兴起，为饮酒增添了雅趣。

酒是诗仙李白创作的灵感源泉，“斗酒诗百篇，自称酒中仙”。李白不仅借用汉乐府短箫铙歌的曲调《将进酒》，咏叹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，还用豪迈自信的口吻肯定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”。李白不仅喜欢月下独酌：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，且走到哪儿喝到哪儿，跑到山里与人对酌：“两人对酌山花开，一杯一杯复一杯”，旅至湖中着急买酒：“且将洞庭赊月色，将船买酒白云边”。跟李白一样，诗圣杜甫既有“检书烧烛短，看剑引杯长”的远大抱负，也有“把臂开尊饮我酒，酒酣击剑蛟龙吼”的愤世狂放，听到河南河北收复的喜讯更要喝酒庆祝：“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”，独自在家也要抿两口：“莫思身外无穷事，且尽生前有限杯”，去朋友家更是“十觞亦不醉，感子故意长”，尽管离不开酒，可杜甫仍非常崇拜当时的“饮中八仙”，一首《饮中八仙歌》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贺知章、李琎、李适之、崔宗之、苏晋、李白、张旭、焦遂等文艺大咖的形态和个性。诗魔白居易既可享受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的温暖，又能抒发“各以诗成癖，俱因酒得仙”的放达；诗佛王维的“劝君更饮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，不仅有依依惜别的情谊，也蕴含对远行者的殷勤祝愿，还有像山简一样醉酒于美好风光的“襄阳好风日，留醉与山翁”；诗鬼李贺既有“少年心事当拿云”的雄心壮志，也有“壶中唤天云不开”的痛苦绝望；杜牧既能巧借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消愁，又能用“落魄江湖载酒行，楚腰纤细掌中轻”感慨消失的岁月。这些饮酒诗，无不凸显唐代文人墨客醉酒心态的旷达和大气。

宋代文人也爱乘着酒兴挥毫作诗填词，可与唐代诗人饮酒寻欢相比，宋词里的“酒”，品起来总有苦涩之味。连豪迈不羁的大文豪苏东坡也不能免俗：“酒酣胸胆尚开张，鬓微霜，又何妨”“酒贱常愁客少，月明多被云妨”；宋代另一位豪放派代表词人辛弃疾更是以醉忘忧：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“醉里且贪欢笑，要愁那得工夫”。宋代婉约派词人同样喜欢以酒消愁，晏殊的“一曲新词酒一杯……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，表明酒醒之后困扰心头的问题依然存在；女词人李清照更是在酒中释放哀怨情愁：“三杯两盏淡酒，怎敌他、晚来风急。”

与唐代文人以酒为乐相比，

宋代文人墨客开启以“茶”入词新篇章，并将茶从“形而下的器”发展成“形而上的道”。不可否认，茶，兴于唐、盛于宋。唐人喝茶，往往以简约的环境衬托自己淡泊的心情，唐代诗人卢仝《七碗茶歌》中“三碗搜枯肠，唯有文字五千卷”，展现了茶激发灵感、助人深思的神奇功效；白居易堪称唐代最会喝茶之人，有六十多首诗提及喝茶，但无论是“春泥秧稻暖，夜火焙茶香”，还是“蜀茶寄到但惊新，渭水煎来始觉珍”，无非都是想把“独善其身”的心境充分表达出来；唐代诗人元稹说得更直白：“茶，香叶，嫩芽，慕诗客，爱僧家。”

直到宋代，茶真正走出文人士大夫、僧道的小圈子，成为普通老百姓“开门七件事”之一。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谓：“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，柴米油盐酱醋茶”。由此，开发茶“文艺”特质的“专利”由少数人变成多数人，北宋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里“沿河茶肆，一字排开”和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二“以南东西两教坊，余皆居民或茶坊”便是最好的证明。茶坊、茶肆的迅猛发展，不仅带动茶产业的兴旺，扩大了茶的消费群体，丰富了市民的日常生活，也成为文人墨客相聚言欢、流连忘返的“逍遥”胜地。

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称得上是史上最牛“爱茶人”。他的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成为千古绝唱，而“乳瓯十分满，人世真局促”又堪称是他对“茶”最本质、最哲学和最生动精炼的概括。他不仅仅创作了七十余首美妙隽永的茶诗词，更是对茶与琴、茶与墨、茶与人等之间辩证关系有独特的见解。宋朝赵令畤史料笔记《侯鯖录》卷四中记录了东坡两次论茶，时隔17年再赴杭州任职时，他与好友重访西湖附近一家寺院，英萼住持奉上香气氤氲的好茶。东坡问是不是新茶？方丈用“茶新旧交则香味复”的禅语作答后，东坡先生马上将茶理与琴操联系在一起：“琴不百年，则桐之生意不尽，缓急清浊，常与雨旸（晴）寒暑相应。”而苏东坡与司马光的“茶墨之辩”堪称“茶山论剑”，成为千百年来文坛与茶界的佳话。司马光认为，茶与墨正好相反：茶要白，墨要黑；茶要重，墨要轻；茶要新，墨要陈。东坡曰：“二物之质诚然，然亦有同者。”司马光不解，问其故。苏东坡说：“奇茶妙墨皆香，是其德同也；皆坚，是其操同也。譬如贤士君子，妍丑黔皙之不同，其德操韞藏，实无以异”，最后“司马光笑以是为是”。

其实，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茶词是宋代人饮茶、斗茶、咏茶的产物，米芾的“风炉煮茶，暗香微透窗纱”、黄庭坚的“催茗饮、旋煮寒泉，露井瓶寒响飞瀑”、辛弃疾的“林间携客更烹茶”、陆游的“香碗灰深微炷火，茶铛声细缓煎汤”“雪液清甘涨井泉，自携茶灶就烹煎”“炉熟松肪如蜡爨，鼎煎茶浪起滩声”等咏茶诗词，涉及的煎茶、点茶、分茶等茶艺描写，分明就是“茶痴精神”的充分体现。

唐宋文人墨客将喜怒哀乐、悲欢情愁都倾注于琼浆与香茗，巧妙地与幽幽清辉之残月、呼呼劲吹之疾风、涓涓流淌之溪水唱和。无论是“酒烈”的唐诗，还是“茶浓”的宋词，皆已成为璀璨的文化瑰宝和重要传承。



□牛艺璇

在我的执教生涯中，颇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是全程脱稿讲解李白的《蜀道难》。同时颇为遗憾的是，虽然熟知课本上的剑门关，却始终缘慳一面，未能亲见这座充溢着英雄气质和历史掌故的关隘。直到前不久临时起意自驾四川剑阁县，才了却这桩由来已久的心事。

剑门关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城南15公里处，自古便因险峻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历史文化，享有“蜀之门户”“剑门天下险”之美誉。进入景区，剑溪桥下溪流潺潺，与山间风声、鸟声相互唱和，显得幽深静谧。我向来是喜欢听水声的，汹涌的、激越的、潺湲的，足以尽扫心底阴霾。剑溪桥不远处，但见一座巨大石壁上刻着《蜀道难》全文，字体刚劲有力，刀刻力度均匀，路经此地的游客纷纷驻足观赏，有人默声低吟，有人高声诵读，或陶醉于剑门关曼妙奇崛的自然风光，或沉溺于《蜀道难》洋洋洒洒的恣肆文笔。

行至林木阴翳处，细雨廊出现在眼前，此地有“剑门四景”之一的“剑门细雨”，上联为“一卷奇峰太白赋”，下联为“千秋细雨放翁诗”。宋孝宗乾道八年(1172年)冬，剑门道上一位头戴斗笠、身披蓑衣的老者，自汉中方向骑驴而来。他的眼神里闪烁着无所遁形的落寞，他的脚下羁绊着不甘，抬头的瞬间恰好与这一川山水相遇，于是情思满溢，不吐不快，提笔赋诗，一篇可与日月争辉的诗作便诞生在了剑门关，诗为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：“此身合是诗人未？细雨骑驴入剑门”，含蓄地表达作者报国无门和壮志难酬的苦闷之情。这位骑驴老者便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。

拜别这座浸润着文化气息的木廊，拜别至死不敢忘忧国的陆放翁，沿山道继续而上，片刻之后便到了子规桥。此桥是为纪念蜀国望帝杜宇所建。杜宇在位时期，迁都郫邑，教民耕种，开疆拓土，使蜀国成为西南地区的大国。相传杜宇死后魂魄化为杜鹃鸟，日日哀婉啼叫，因此杜鹃鸟又被称为“蜀魂”。

走过子规桥，再过五丁桥，便有一座红褐色的花岗岩石雕出现在眼前，五位壮硕的力士作劈山砍石状，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。这段传说故事便是《蜀道难》中所写的“地崩山摧壮士死，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”。相传战国时期，蜀王轻信秦惠文王谎言，命令五丁力士劈山开关迎接会产金的金牛，所开之道便为金牛道。其后秦国又假意献美女入蜀，蜀国再派五丁力士开山辟路

迎接，返回时见一大蛇钻入石穴，五丁力士合力拔之，以致山崩地裂，全部压死山下。其后秦国便借着这条金牛道入蜀，最终消灭了蜀国。

沿山道而行，又相继参观了叹关台诗词走廊、仙云客栈、柿树坪、绝壁廊和仙女廊，景点不同，气质各异，但无不彰显着剑门关景区的雄、险、奇、秀。至猿猱道和鸟道入口处，想到“猿猱欲度愁攀援”，望见猿猱道上几近悬于半空的游客，畏惧之心顿生，只好取鸟道而上。但“可以横绝峨眉巅”的鸟道也十分险要，临崖而建，风急天高，不仅狭窄仅容一人通过，且多为垂直路段，因此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，才走完仅仅两公里的鸟道。

现在就剩下心心念念的剑门关关楼了。为了一睹真容，我等待了很多年，此刻它像往常一样云淡风轻地矗立着，但它并不知道，有一个视它为故友的人，正奔赴在一面之约的路上。穿过山林，越过溪流，经梁山亭、石笋峰，过一线天、雷鸣桥，那个我曾在脑海中无数次到访、曾在课堂上无数次亲近过的关楼，此刻赫然出现在了眼前。

对视的瞬间，我便明白了它为何被称为“蜀北屏障、两川咽喉”，李白为何会发出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之感慨，杜甫为何会赞其“一夫怒临关，百万未可傍”，姜维为何能以三万兵马拒钟会十万大军。关楼位置独特，地势险要，设于崖底最窄处，一侧紧切壁立千仞的剑山，似由刀砍斧劈而成，直插云天，望不见顶；一侧是仅能通过剑溪的深壑和同样如切如削的危崖。

剑门关始设于三国时期蜀国诸葛亮，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，为兵家必争之地，因此屡建屡毁，屡毁屡建，如今所见的关楼共分三层：一层为砖城，门上书有“剑阁”二字，二层题“天下雄关”，顶层题额“眼底长安”，均出自大家手笔，古朴雄浑，苍劲有力，与雄关相映成辉。漫步在剑门关苍茫的古道上，那些波诡云谲的岁月、金戈铁马的战争以及闪耀星空的诗篇，似乎离我很近很近。

就在我沉思之时，突然风雨大作，旌旗猎猎，一会儿的时间剑门关已云山雾罩，生出了几分神秘之感。不多久风停雨住，阳光普照，但由于身体疲累，只能放弃游览剑门关景区的另一个景点——翠云廊。虽有万千遗憾充溢于胸，但想到王荆公在《游褒禅山记》里“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，可以无悔矣”的自我安慰之语时，遗憾便已消散——且待日后余暇处，遍览剑门好山水。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